

你也能

NI YE NENG CHENG

WEI QI GONG SHI

于根元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成为气功师

师傅找徒弟／特异功能人皆有之
预测未来／1999 年有没有大灾难
看见了经络／开发手感探病

N Y N C W Q G S

(豫)新登字 07 号

你也能成为气功师

著 者: 王根元

责任编辑: 马保民

封面设计: 风 竹

版式设计: 王文雅

出版者: 中原农民出版社(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电 话: (0371)5951756-604 邮 编: 450002

发行者: 中原农民出版社

印刷者: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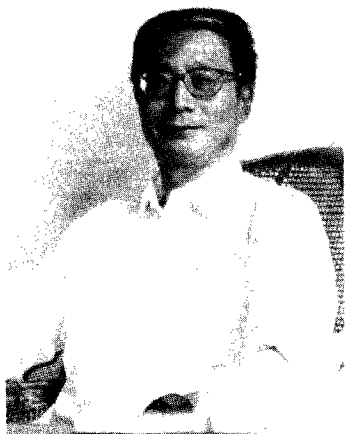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125 印张 187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0538-658-7/G·110 定价 8.10 元

国内独家发行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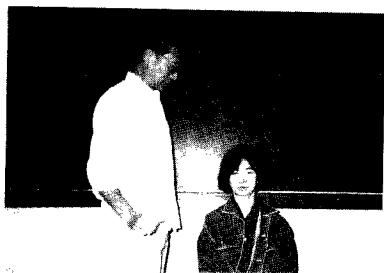
于根元,1940 年生于上海。1963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为当代气功家张宏堡先生聘为中功气功教师。曾在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高校传播气功和作气功报告。著有《气功十语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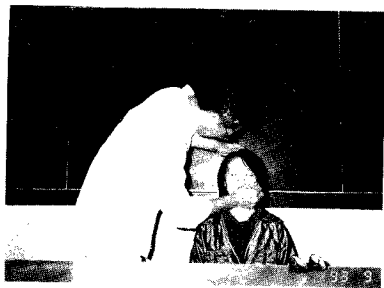
于大师与本书责编在一起



于大师用“神仙一把抓”功法给韩国留学生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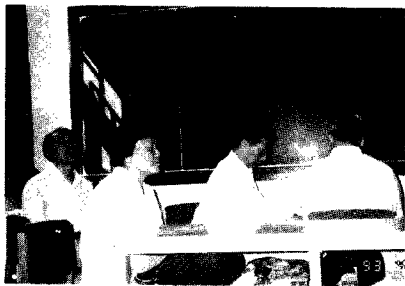
于大师用“神仙一把抓”功法给日本留学生治疗近视眼



于大师用“意针”功法给患者治疗近视眼



于大师给患者治疗脑动脉硬化



于大师用“魔掌疗法”给患者治疗腰疼

内 容 提 要

作者结合自己及周围的许多师友、学生由普通人成为气功师的真实过程，向广大气功爱好者传授学功、练功、教功的诀窍，同时从亲身感受、亲身经历出发，论及特异功能、气功探病治病、气功预测未来等热门话题，书中有照片，介绍于大师治病的情况，还穿插介绍了许多气功大师的鲜为人知的练功趣事。本书既有传功授功的功用，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作者在当代气功家张宏堡先生主持的北京海淀气功科学研究所传授中华养生益智功，并多次在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传授气功或作气功学术报告，培养了一批气功师。

本书作者既是高级气功师，又是治学严谨的著名学者。

目 录

1	电话传来好消息	(1)
2	自我介绍	(3)
3	接触气功	(6)
4	5 年傻练	(11)
5	名师指点	(18)
6	出山之后	(26)
7	在中功的殿堂执教	(34)
8	手指的长和缩	(38)
9	我和小陈	(45)
10	辟谷 12 天	(52)
11	看到了经络	(55)
12	看太阳	(59)
13	叫指针动起来	(64)
14	持之以恒	(68)
15	选择功法	(74)
16	肺是麻的 ——悟之	(78)
17	背靠大树 ——悟之二	(86)

目 录

18	治偏头疼	
	——悟之三	(93)
19	把病人当作自己来治	
	——悟之四	(98)
20	吸取雷电的能量	
	——悟之五	(105)
21	气功教师的选择	
	——师之一	(109)
22	宗师印象	
	——师之二	(115)
23	再说孔晓	
	——师之三	(124)
24	我的气功朋友们	
	——师之四	(128)
25	度人型	
	——师之五	(136)
26	信而不迷	
	——师之六	(144)

目 录

27	我爱西园古寺	(149)
28	逆乎不自然	(153)
29	舍和得	(163)
30	旋涡说	(170)
31	识神和元神	(174)
32	跟外国人侃气功	(182)
33	善于读书	(191)
34	外星人比我们高明吗	(201)
35	语言是座立体交叉桥 ——气功和语言之一	(204)
36	语言是生命体 ——气功和语言之二	(215)
37	看好山东 ——气功和语言之三	(222)
	后记	(237)
	学者和气功师的奇妙统	汪慧君

1

电话传来好消息

“喂，请找一下于根元。”

“我就是。你是——孔晓吧？”

孔晓是我的老同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当编辑。他那时候刚学气功没几年，功夫已经很深了，能够人体引动，听说有一次晚上还拨开了一点儿云彩。那一段时间，他在日坛公园教空劲气功。

“老于你不简单啊，成了气功师啦。”

“有何根据？”

我和老朋友讨论的时候常常这样提问。

“你还不知道啊？《中华气功》上登出来了。”

我开始激动了，讨论变成了请教。我问清楚了，消息登在刚出版的1989年第6期上。他前一两天在东单体育场角上的书亭里买的，那儿一定还有。12点了，我顾不上吃午饭，赶紧找到那个书亭。我先要了一本，第44页上整页是“中华养生益智功”一步功师资速成班招生的广告，头上几行印着：

该班为三班合一的系列培训班，采用以给功为主的速成方式

传功。由当代著名气功家张宏堡先生的传人著名气功师冯颖铎、于根元、钟石生执教。

我一下子买了 10 本。

学气功以来，特别是学中功（“中华养生益智功”的简称）以来，我常常感到生活很新奇，有时候还带点儿刺激。我平时过于沉稳的也激动过好几回了。比较大的，一次是等着中功一步功辅导员培训班考试结果，看能不能拿到辅导员证书。1988 年年初，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张宏堡老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2500 人传授中功一步功。“翰林院”的学者们惊叹、雀跃、鼓掌。7 次一共 21 小时，我们乘着张老师的渡船到了生命科学的新奇的天地。我们觉得中功太神奇了。如今我们参加了辅导员班培训，我们也掌握了中功一步功的奥秘，哦，原来是说得清道理的一般人都能学到手的普普通通的科学。我们很快也能给人传授中功一步功了，我们也能在渡船上摇橹划桨了，我们怎么能不兴奋呢？第二次是 1989 年 6 月张老师要我去谈话。这一次是第三次。

传人！著名气功师！由此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张老师对我学功、练功、教功的肯定、鼓励、期待和帮助，他为我又敞开了——座进一步学功、练功、传功的便方之门。

2

自我介绍

我 1940 年 8 月 10 日出生于上海。练气功的人比较注意农历，所以我还要说一下，农历是庚辰年 7 月初 7。老家是苏北泰兴县黄桥镇。祖上几代人都是理发的。从我祖父一代起到了上海。父母亲没有念过什么书。父亲实际水平相当高小，母亲最多算初小。我兄弟姐妹 8 个，就我和姐姐大学本科毕业。姐姐、大弟、三弟当教师，其余都是工人。我们家接触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我小时候大概天分很差。日本鬼子侵占上海的时候，有一年，我跟祖母、姐姐跑到泰州乡下去。那一年我念私塾念得很好，可是一到上海的洋学堂念小学，就念得一塌糊涂，只是小学快到毕业的时候成绩才好起来。初中考了个很差很差的学校。我的成绩倒是不坏，可是我知道：我的 90 几分只顶得上好学校 60 几分。高中考上了个很好很好的学校，成绩一直还算好。大学念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成绩还令人满意。1963 年夏天大学毕业，分配到语言研究所的《中国语文》编辑部做编辑工作。那时候语言研究所归中国科学院，后来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我编辑一当就

是 20 多年。这期间到山东黄县劳动实习一年，现在黄县改成龙口市了。还到江西丰城搞四清一年，去河南息县和明港五七干校三四年。1984 年底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搞研究，这个所现在直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我在语言学界还有一点儿知名度。我参加负责编了一本《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后来和老同学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希杰合写了一本《语言学——在您身边》，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大连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了我和刘一玲合写的《王蒙小说语言研究》。语文出版社 1990 出版了我的《新时期的推广普通话工作》。1992 年、1993 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我同周洪波、刘一玲等编写的《1991 汉语新词语》《1992 年汉语新词语》。我觉得我做学问还算得上是严谨的。

我习练和传授气功的历史很简单：1982 年开始习练鹤翔桩，1988 年初开始习练中功，同年 7 月得到辅导员证。此后业余在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单位传授中功和作气功学术报告。这期间听过严新老师、熊增祥老师的带功报告，接过李立红授的大自然中心功的正功。

上面干嘛絮絮叨叨写这么多乏味的简历呢？

一是要说明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我不懂命相学，有朋友告诉我，用中国算法和用外国算法，我的命也就是中上，时顺时不顺，而且一生注定很劳累，很辛苦。而且不宜单纯地休息，要用另外一种工作来调剂。我在学气功方面也是块普普通通的材料，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我能成为气功师，一般人也能成为气功师。我的进步或者说初步成功，有普遍的意义。二是我听到有的朋友这样说：“《大气功师》有的地方我信，有的地方写得太

玄太离奇了，我不信。”还有的朋友听了大气功师的带功报告直摇头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大气功师早已从此岸到达彼岸，离一般人可能比较远，有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就用习惯的认识来加以怀疑。有一些人即使不怀疑，也可能当作奇人奇事来开开眼界，其实他们是觉得高不可攀而不会努力去达到这个境界的。我虽然离开了此岸，但现在还没有到达彼岸，我既是船工又是乘客，离一般人比较近一些。我作为一个渡船上的人，我的体会，想上船和已经在渡船的人或许会觉得比较贴近一些。

基于上面这两点，我的朋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西世良，1990年春天约我写一本气功方面的书，他还起了个很好的书名，叫《你也能成为气功师》。1990年5月，张老师叫我到北京国际气功大楼去谈话，我跟张老师谈了这件事，征求他的意见，张老师表示同意。到夏天我写了一小半了，由于某种原因停了下来。已经写了的稿子里有一节《气功和语言学答客问》，我觉得还有好多话要说，也便于说，于是到冬天的时候就(二)(三)(四)接着写了下来，连着写到了(七)。后来成了一本书，叫《气功+语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现在来写这本书，是了却1990年春天开始一直未了的心愿。时隔3年，气功界有了许多变化，我也有许多新的体会，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新写的。我在这本书里也写一些我和朋友们的所谓有点离奇的功夫，是想说明普普通通的人学功、练功如果得法，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层次而已，而且这些也是许多人可以达到的。

3

接触气功

回想起来，我刚接触气功的那一段，并不光彩。记不清是1981年年底还是1982年年初或者往前往后一些时间，社会上报道、谈论气功和特异功能特别多。好像还有个电视片，里面父亲想算术题想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学的儿子也就跟着想出来了；还有个男孩子透过路面看底下的管道。这些我都信，还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以前常听朋友说他刚生病，他妈妈已经从几百里外赶来了。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说是亲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感应，起作用的叫脑电波。透视的事那时候传得也很多。有一种事那时候我不信，就是手表在商店的玻璃柜里，他一想：出来！你再一看，玻璃柜里手表没有了。去哪儿了？说是到他脑袋里头了。他再一想：到哪儿哪儿呆着去！你去看吧，手表到那儿了。有人说这是物体存在的另外一种形式。后来我知道，其实那叫小搬运。现在不少人知道的张宝胜让药片从封口的瓶子进进出出，就是这一招。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一位颇有权威的理论家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讲话，我也在场听。他说要讲科学，说那时候报道的有

些特异功能是虚假的，是魔术，是伪科学，他举了小孩耳朵识字的例子。说是外国人笑话我们了，外国早先也那么闹过一阵子，人家已经批判过。我这儿介绍的只是他说的意思，他讲话的时候说了很多道理，摆了很多根据。此后不久，3月8日，北京温泉医院纪念妇女节，那儿的团支部请我去谈精神文明和语言美，我就用了那位理论家的一些说法。我大概是这样说的：建设我们的国家，要靠实实在在的长期的艰苦的劳动，不能指望几天之内出现奇迹，什么地方连续不断发现大金刚石啦，能马上卖钱的矿啦，好像我们国家很快就能富起来了；还有什么商店里的手表，一想，就到脑袋里来了，一种伪科学。我想，我那时候看到了一种思想倾向，用心还是好的。可是对气功和特异功能实在是不懂，而且挺武断，缺乏科学研究工作者对不了解的事情要认真调查研究不轻易批判的态度。话再说回来，我对现在还不怎么理解气功的一些人比较理解，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或许将来也会成为气功师。

后来我接触气功，是因为我病了。

我原来眼睛就高度近视。做编辑工作以后，时常熬夜，校对更是突击性的。长期用眼过度，1982年全家去上海探亲的时候，我突然玻璃体混浊，视力更差了。在上海用了安妥碘，大夫说不会好了，就像生鸡蛋煮熟了再也不能变成生鸡蛋，控制住了就不错。回北京之后到同仁医院做了比较详细的检查，发现眼底，黄斑都有问题，大夫要我注意保护视网膜。单位里也着急了，采取了一些照顾措施，还免除我一切体力劳动。我重新配了眼镜，原来800度能看0.6的，这时候左眼1000度右眼1100度才能看0.5。

我的同事金有景“文化大革命”中摸索中医治癌，他给他夫人